

# 棋行天下

● 何云波 著

陆游有诗云：……诗思长桥蹇驴上，棋声流水古松间。……棋静如高山，动如流水。棋枰上有松涛，有竹声，有金戈铁马，大江东去，有和风疏柳，细雨淋铃。王禹偁作《黄州新建小竹楼记》：……小楼两间，与越波楼通。远吞山光，平挹江濼。……夏宜急雨，有瀑布声；冬宜密雪，有碎玉声；宜鼓琴，琴调虚畅；宜咏诗，诗韵清绝；宜围棋，子声丁丁然。……小楼夜听潇湘雨，棋子厅堂寂静中，在倾听、对话中，有所领悟，有所会心，……共藏多少意，不语两心知，……正可谓妙味无穷，其乐也融融。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棋

行

天

下

何云波  
著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棋行天下/何云波著. —长沙: 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04.5

ISBN 7-5404-3268-3

I. 棋… II. 何…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016638 号

## 棋行天下

何云波 著

责任编辑: 管筱明

责任校对: 李 平

\*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长沙市雨花大道2号 邮编: 410014)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责任公司(北)印刷

\*

2004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开本: 880×1230 1/32 印张: 8.125

字数: 106,000 印数: 1—6,000

ISBN 7-5404-3268-3  
I·2061 定价: 16.00元

若有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

# 目 录

1) 谈棋走天涯——《棋行天下》序

## 5) 黑白之旅

5) 英雄儿女一枰棋

10) 乌衣巷口夕阳斜

15) 天台棋踪

21) 桃源梦断何处寻

27) 闻道长安似弈棋

32) 丝路棋迹

37) 烟花三月下扬州

43) 小楼夜听潇湘雨

49) 人仙之间

54) 锦川河畔棋子声

60) 棋行天下

## 67) 感悟围棋

67) 快乐围棋

72) 天圆地方

- ⑨5 数巡香茗一枰棋
- ⑩1 棋为日月酒为年
- ⑩6 棋禅闲话
- ⑪1 棋声侠影说金庸
- ⑪7 试试二十一道盘，如何？
- ⑫1 围棋外援：一场静悄悄的革命
- ⑫8 无彩不成棋
- ⑬4 仙妓同源
- ⑬9 人鬼棋未了

### 143 观棋者语

- ⑭3 我与围棋的结缘
- ⑭6 黑白有道
- ⑮0 弈之为艺
- ⑮5 《名人》的魅力
- ⑰1 棋中姻缘
- ⑰6 吴清源的启示
- ⑰9 观棋者语

### 196 网上棋缘

- ⑰6 上网下棋
- ⑳5 洪洲兄
- ㉑0 小仙子翻身记
- ㉑6 妞妞
- ㉒2 仙界围棋报告

- 229 仙界围棋秘闻
- 236 围棋的妙用
- 240 棋色论
- 246 围棋与男权中心
- 250 别了，灯笼居

252 后记：爱棋者说

# 谈棋走天涯

## ——《棋行天下》序

洪 洲

展一身闲云野鹤的洒脱，寄一份游侠骚客的放浪，凭一副千里万卷的襟怀，叙一回黑白纵横的体悟——于是，我们面前有了这样一本书：《棋行天下》。

以棋行天下者，并不一定像本书中同名一节所写的王积薪、刘仲甫、过百龄们那样“凭一技之长闯荡江湖”。也许，独坐书斋，把玩楸枰，凭着对棋艺、棋道、棋境、棋趣……的独到而深切的感悟，也能“在棋上打开一片天地，闯出一个世界”来。

这二者虽均以棋行，却也有大不同处。如果将前者称之为“挟技行天下”的话，后者则更多了一份且行且坐、从容谈棋的潇洒。

历来，谈棋者不乏其人。因而原本黑白的世界才显得色彩斑斓，因而才有围棋文化和围棋艺术一说。

围棋技能的把握、发展和提高，要靠竞技者；围棋文化和围棋艺术的发现、开掘和升华，则多要依赖谈棋者。

然而，以竞技行天下者众，以谈棋行天下者寡。所以，围棋文化或围棋艺术虽被人经常挂在嘴边儿，但若问：围棋何以是文化？又何以是艺术？许多人怕是舌头要发僵的。在下也算是个偏爱围棋艺术的文化人了，常常说到诸如琴棋书画之类；甚至在组织围棋活



动的时候，也还将琴书画掺和进去。但是啊但是，完全不必脸红地说，攀附风雅罢了。因为确实很少有人能对古人将围棋列入“四艺”的缘故，今人论起琴艺、书艺、画艺来头头是道连篇累牍而惟独对棋艺却很少问津的现象，能够系而统之地讲出个子午卯酉来。

围棋文化，围棋艺术，实在是一门需待专门研究的大学问。

一个偶然的机会得到了一本洋洋四十余万言的《围棋与中国文化》，爱不释手。这正是我企望多年的系统论述围棋文化的一部专著！作者何云波，一个熟悉的名字——在《围棋天地》和《围棋报》上常能读到他的一些散文和随笔，文笔老辣，见多识广。自忖其年岁，即使不到耳顺也总该在知天命开外。及至读到书的后记，才蓦然发现原来是位尚未及不惑之龄的年轻学者。同时令我惊异的是，他所学所从事的专业，竟是八竿子打不着围棋的俄罗斯文学。

哈！“不务正业”以至于此，使我这个热衷围棋胜过本职业务的人，立时引为同好，愈发关注其行踪。

首届中国贵阳国际围棋文化节，特邀何云波，与陈祖德、金庸一起在“名人论坛”上共论围棋之道；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何云波编的《天圆地方——围棋文化散文选》，所选围棋散文从西汉班固以至于今；

接着又以《围棋与中国文艺精神》做博士论文，虽然专业是比较文学，大家却习惯于称其为“围棋博士”，不少媒体报道说是中国乃至世界之“首位”……

谈棋谈到这个份儿上，自是可称行天下了。

但是何云波的脚步并没有停止。他还在雄心勃勃地计划着写《中国围棋思想史》，写围棋小说《黑白》……并且，读万卷书、写感悟围棋的文字之余，他又开始行万里路，追踪围棋文化的足迹，在烂柯山中、胜棋楼头、绿杨城郭、丝绸之路上留下自己的身影。于是，便有了在《围棋天地》上连载的“黑白之旅”，有了这部



《棋行天下》。这大约也是中国古往今来唯一的一部个人围棋散文专集了。而今，他与中南大学的一帮同好一起，又在筹划着将“黑白之旅”拍成围棋文化电视系列片，以摄像机镜头，去捕捉黑白世界的精彩……

天下也无涯，谈棋哪里有止境？

我与何云波的结识，全然出于对其围棋文化理论著述的感佩。当时，我正在写《游戏黑白》，往网络上粘贴；同时在“灯笼居”围棋论坛担任“弈人呓语”板块的“斑竹”，并将一些爱好围棋文学的年轻写手的网上作品推介给传统媒体。虽然我在这类下里巴人式的东东里玩儿得不亦乐乎，可也想知道阳春白雪式的学者对这些会如何看待。所以不揣冒昧，主动写信、发伊妹儿，希望他来网上一游。当然这里掺有一己私念：倘能来，灯笼居当可装潢理论色彩的门面，我这土里土气的斑竹也会脸面增光了。呵呵！

不过转念一想，又有些担心。学者都少不了学究气的吧？倘若进了灯笼论坛，正襟危坐、道貌岸然地理论开来，顽皮惯了的网虫们能接纳他几分？油水难溶，我这个拉皮条的岂不落得个猪八戒照镜子的下场？

其实，这顾虑纯属多余。以谈棋行天下的何云波，既登得殿堂，又闯得江湖。以一个“黑白仙子”的美眉呢名，飘飘然闪进灯笼居，吸引了众多GGMM的眼球；一连串貌似打情骂俏实则寓理抒怀的妙文，赢得满灯笼连连喝彩。局面打开，“何云波”才迈着方步踱进门槛，正儿八经地亮开他的围棋游记系列“黑白之旅”。随之，“黑白仙子”和“何云波”之间又煞有介事地展开了表面上彼此难容其实恰好互补的论争。一时间，双方一庄一谐、一雅一俗的棋文，点击率直线上升，跟帖绵延不绝，灯笼论坛也由此更热闹了许多。

《棋行天下》收录了何云波近年来发表在围棋报刊和网络围棋论坛的大部分作品。这里既有黑白之旅中的见闻、感悟，也有独坐书斋漫游围棋世界的自在、从容，更有在网络的虚拟空间里自由嬉戏的顽皮、潇洒。于是，我们也就既见识了学识渊博、才思敏捷的何云波，又看到了“没正经”的俗得有滋有味的何云波。而后者，是更容易使人感到亲切的。

走四方——何云波云游在广袤的黑白世界，发现着探究着并向世人不断揭示着那里的观赏不尽的绝胜景色。山迢迢，水长长，渐行渐远，风景不断……

如果说，何云波的围棋理论著述，理应摆上高头讲坛，那么就让他散文流入黑白江湖，自己去打拼，占山头，闯世界，博取声名吧！

当然，能不能如愿，就要看其功力与造化了。

2004年春节于北京黑白斋

# 黑白之旅

## 英雄儿女一枰棋

去南京莫愁湖公园，已经是两年前的了。每次游山玩水，通常都是以学术会议的名义，美其名曰，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，古人之遗风也。那次相机坏了，没能立此存照，总觉是个遗憾。

去年暑期，又一次来到南京。在会上会下的高谈阔论中，一直想着偷闲溜出去，了结那个心愿，却终在犹豫中没能成行。说实话，莫愁湖实在是个平常不过的公园。据说，她本有金陵第一名胜之誉。曾见过清代画家吴宏的一幅画《燕子矶、莫愁湖两景图卷》，那湖掩映在一片山峦之中，湖光山色，烟雨迷濛，草木丰茂，远山，屋舍，两三人马，令人生出无限的遐想。而今的莫愁湖，却是镶嵌在钢筋混凝土的高楼中，被围墙、大马路环绕，仿佛成了城市中的一幅盆景。恍然觉悟，原来天下景百见不如一闻。

那“见”，是当下的实景。那“闻”，却来自古人的生花妙笔，来自代代相接的历史、传说、想象。吸引我来的，是那一湖，那湖边的一楼——胜棋楼。

其实，那湖是普通的湖，不大，也无蜿蜒曲折，她一望无余，安安静静地呆在那里，就像一位小家碧玉，温顺地接纳着路人的目光，没有秘密，也并无媚眼，无裙屐风流之态。楼是普通的楼，两层，红墙碧瓦，与许多地方的并无两样。如果不是因为莫愁女，不是朱元璋与徐达那盘特别的棋，这一湖一楼，其实可以什么都“是”，又什么都“不是”。由此可见，“命名”该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。一切事物的意义都是源于“命名”。所谓“文化”，就是从



“命名”开始的。不然，这“名胜”便不过是自然的、普通的存在。

胜棋楼的楼上，有朱元璋与徐达对弈图。传说朱元璋常与徐达对弈，徐达明显棋高一着，为了皇上的面子，总故意输一点。一次，朱元璋召徐达在南京三山门外莫愁湖畔对弈，并许诺，假若徐达能赢，就把这湖赏给他。一局下来，朱元璋输了，脸露愠色。徐达急忙跪下，口称“万岁，为臣罪该万死，请万岁再观棋局。”朱元璋一看，只见盘上局面呈现出“万岁”两字。朱元璋转怒为喜，把莫愁湖赏给徐达，并传旨在湖畔修了一座楼，取名“胜棋楼”，并赐一联：“烟雨河山六朝梦，英雄儿女一枰棋”。

我一直弄不明白，这盘棋究竟是怎么“下”出来的。赢下手的棋和故意输棋都容易，难就难在赢棋中还要“写”出如此复杂的“万岁”。胜棋楼上，就摆了这盘棋。不过，那“万岁”两字实在是太方方正正了，一看就是故意摆出来，糊弄不懂棋的游人的。

传说往往多杜撰，多添油加醋，似真还假，似假却真。世上如果真的曾有这么一盘棋的话，那只有一个解释，这皇帝老儿的棋艺，实在是太那个了。据说那朱元璋，原是安徽凤阳乡下一个牧牛竖子，可谓货真价实的贱民。对围棋本来一窍不通。登基以后，以九五之尊，当然也得弄点风雅，便学会了吟诗、下棋。棋这玩意儿，如同鸦片，情花，一但沾上手，就常常让你走火入魔，欲罢不能。偏偏那“黯然销魂掌”也是有境界的，朱元璋迷归迷，武功却不见长进，却又极好面子（大人物多有这么一个可爱的毛病），臣子们跟他下棋，也就只好委屈点，博龙颜一笑了。

徐达平时也都是这样做的。这天不知脑子里哪根筋被扯了一下，也许是太想尝尝赢棋的滋味，也许是那一湖水令他心动了，他终于有了释放自己、自由挥洒的机会。请想想，这该有多大的难度！这难不在输赢，而在一开始他就得谋划着，这一横、一竖、一撇、一捺，该怎么配置？“草”字头放哪？“少”字又怎么站队？关键是，次序怎么安排，你总不可能从那“萬”的第一竖开始，就

一直顺着这笔划“写”下去吧。次序被打乱之后，各路兵马，它们在各条战线上英雄杀敌，最后各个击破，胜利会师，然后排成“万岁”队列，供君主检阅。可是，这君主刚刚还是敌人，就是他指挥着黑方的部队，在对手后面亦步亦趋，指向东就不敢向西，配合得天衣无缝，完美极了。在如此地灰头土脸，被捉弄之后，却又高高在上，君临天下，享受着“万岁”的荣耀，这该是一种多大的讽刺?!

看着胜棋楼上摆放的那盘棋，白方堂堂正正，纵横驰骋，气定神闲，游刃有余，而黑方却像簇拥着白马王子，臣服在白袍下，仿佛在山呼着“万岁”。此刻，我相信是徐达处在了帝王的位置上，而“万岁”却一点不敢懈怠地遵照着徐达的旨意，被徐达所奴役。如果“万岁”爷稍微有点“主体意识”，棋力足够他稍稍抵抗一下，那徐达的如意算盘就得落空。人们把下棋称为“手谈”，手谈者，对话也。对话的成立有赖于双方的平等，他们还要拥有共通性话语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这盘棋完全是徐达的天马行空、自由自在的“独白”。

我不知道徐达“写”这盘棋的动机是什么。是想双管齐下，既得便宜又献媚于圣上吗？这种献媚邀宠之事，古代很多。清代国手黄龙士，就曾在康熙万寿节日时，御前围棋，下完后于棋盘上排一“寿”字，而四角上亦各排蝙蝠一只，以示福寿之意。能随心所欲弄出那么多花样（对手也配合），为君王祝寿，正所谓“殊为难得可贵矣！”如果是这样，那只能说，大家都是俗人，徐达也自然不能免俗。

也许，徐达不过是一时玩兴大起。老夫聊发少年狂，在棋盘上来点恶作剧。当他在棋盘上，在这个虚拟的世界中，随意调遣着平时必须对之毕恭毕敬的“万岁”，其智慧之闪耀、意志之自由、气魄之宏大、心情之舒畅，可想而知。

不过，徐达是在玩火。敢向帝王争一着，固然是“英雄”，但

呈一时之英雄，在那个专制主义的时代，从来就没有过好下场。难道徐达没听说过圣上的名言：“今日胜我棋者，明日夺我天下者也。”如果是既想得湖，又快一己之心意，兼达媚主之效果，所谓一石三鸟，那就有点玩得过火，聪明反被聪明误了。试想，如果真的朱元璋被那样的玩于股掌之中，还如传闻所谓“龙颜大悦”，被“万岁”灌得迷迷糊糊，那用长沙话说，就是个“宝”（傻冒）了。

无论动机如何，结局却只有一个：此局胜彼“局”即输也。朱元璋出身草莽，摇身一变而为至尊，本就多疑，徐达的智慧岂不为其所嫉恨。据说，徐达有一次患背疽，此病最忌吃鹅肉。朱元璋闻知，却故意派内监赐他蒸鹅。徐达自然知道君主的心意，君命难违，当着太监的面，和着眼泪吞下食物。不久，一代大将含恨而去。难怪有人感叹：湖本无愁，笑南朝迭起群雄，不乃佳人独步；棋何能胜，为北道误投一子，致教此局全输。徐达处心积虑，却下了人生一大败局，这正所谓胜即败，得即失也。

而今，一切都已成往事。无论是“机巧算尽”的徐达，是“智勇天纵”的被奴役的“万岁”，还是那位“莫愁何事却多愁”的卢家女子。据说莫愁本为六朝齐梁贫家女，十三能织绮，十四采桑南陌头，十五嫁为卢家妇，十六生子名阿侯。生子一年，夫赴辽阳边塞，十载音讯全无。为化愁为不愁，助人为乐，把愁寄托在帮助邻里、扶危济困的善行中。

胜却不胜，愁为何不愁；不胜即胜，莫愁其实有着说不尽的愁啊。一个女子一生的悲剧，几十年的流不尽的眼泪，岂是一句冠冕堂皇的“助人为乐”，就轻描淡写地化解得了的。就像徐达，你赢了人家的棋，赚了人家的河山，难道挠个痒痒，写笔“万岁”就能过关？

胜也，败也，愁也，乐也，真是令人一言难尽啊！湖以楼传，楼以人传。一切的愁绪、眼泪、生命攸关的胜负、棋枰中的悲喜，如今都尽付与楼上明月，湖中烟雨。胜棋楼始建于明洪武年间，清

同治十年（1871）复建，几经战火，现在的楼是1959年翻建的。楼前便有板桥先生所书的一幅对联：粉黛江山留得半湖烟雨，王侯事业都如一局棋枰。

棋局如世局。于是，胜棋楼也常常成了历代文人骚客的兴怀之景、移情之物。抒世事人生感慨，发历史兴亡之叹：

世事如棋，一局争来千秋业；  
柔情似水，几时流尽六朝春。

明月几时有，更上层楼，听棋子声中，谁操胜算；  
美人犹未来，且摇小艇，向藕花香里，自遣闲情。

湖属卢家，唯江头明月，曾领略画艇风光，韵事相传，付与骚人作诗料；  
地归徐氏，以国手胜棋，博优游名园汤沐，英雄安在，遥闻商女唱歌声。

历史进入二十世纪，在那风起云涌的时代，这楼，这湖，又有了新的意义。“抚槛高歌革命曲，满湖开遍自由花”，“休说徐家汤沐邑，也随棋局属人民”。

当一局胜负不断地被赋予各种意义，棋也就不仅仅是棋了。



## 乌衣巷口夕阳斜

在莫愁湖边与徐达、莫愁女一同歔歔良久，依依不舍地起身。下一个去处便是秦淮河。

第一次来金陵古都，还是十多年前了。一下车便直奔秦淮河。因为杜牧的一曲《泊秦淮》，“烟笼寒水月笼沙，夜泊秦淮近酒家，商女不知亡国恨，隔江犹唱后庭花”，实在是太迷人了。而朱自清所描绘的“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”，那“晃荡着蔷薇色的历史的秦淮河”，也从小就在诱惑着我们。

千年等一回，见过后却大失所望。原来那不过是条臭水沟，甚至根本没什么水。当然，也没有乌衣巷。

说“没有”，其实并不准确。它只不过是说，今人所制作的复制品尚未出现。自东吴以来，乌衣巷伴随着秦淮河的灯火与画舫，近二千个春秋，阅尽历史兴衰更替，人世悲欢离合，它早就像一部承载历史往事的厚重的书籍，人们想忘也已经忘不了。

但是，时间有情又无情。还是在唐代，诗人刘禹锡就已经在感叹：“朱雀桥边野草花，乌衣巷口夕阳斜。旧时王谢堂前燕，飞入寻常百姓家。”

而今，“乌衣巷”又终于重新建起来了。不过，它已经没有了乌衣子弟练武时的雄壮的号令，没有了捧着“杏花”的女子的叫卖声，当然，也没有了撑着油纸伞、结着丁香般的愁怨的姑娘。因为，它不再有悠长、悠长的小巷，而只剩得一个“王谢古居”，陈列在那里，像一个饱经风尘的老人，刚刚被从历史中拉出来，打扮修饰一番，虽然经过了包装，但似乎并没有真正融入到那个五彩缤



纷的世界。他静静地呆在秦淮河边，似对周围的喧嚣充耳不闻。

走进那扇不大的门，感觉仿佛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。这里太安静了，因为游人很少，甚至还让人觉得有点落寞。但我并不介意。我是来寻找这里的棋人，倾听巷子里曾依稀有的棋子声的。这安静、落寞，反而正切合我的心境。

几进的屋子，中有一个小天井。楼为两层，窄窄的楼梯，感觉有点像迷宫。各间屋子的摆设、挂的图片文字，多与王、谢两个家族有关。王导、谢安，是东晋的两个著名的宰相，一个辅佐创立了东晋王朝，被誉为“江左管夷吾”，管夷吾即管仲，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，一匡天下。一个指挥淝水之战，纹枰手谈中，从容退敌。而王、谢后人，王羲之、王献之、谢灵运、谢眺……或在绢纸上笔走龙蛇，或于山水中寄兴遣怀，“王家书法谢家诗”，乌衣子弟的风采，也就不局限于武了。

棋，也曾经在乌衣巷里盛行一时。王导和他的两个儿子王悦、王恬都是大棋迷，特别是王恬，“多技艺，善弈棋，为中兴第一”，显然是弈道高手。传说王导与王悦父子弈棋争道，常常争得面红耳赤，各不相让。王导只好苦笑，还好是父子，不然哪能这样呢？在那个以礼为先、极重视上下尊卑等级秩序的时代，也就只有在棋盘上，能够“自在”、“潇洒”一点了。那位江仆射，年少时，与王导下棋，就王的实力要被让两子，王丞相仗着自己的身份，想平下，江少年硬是不肯落子。丞相大人只好苦笑，不过江少年的人品由此也受到赞赏。

棋为心声。谢安弈棋退敌之举，更是某种品格风范、某种精神力的象征。奇怪的是，“王谢古居”并没有棋的影子。倒是“王谢古居”斜对面的李香香故居，一间屋子里赫然摆着古色古香的棋盘棋子。这位明末清初的秦淮名妓，与富家公子侯方域有过一段悲欢离合，但在《桃花扇》和各类笔记、传闻里并没见识过她的棋艺。大约琴棋书画是青楼女子的招牌，是其淑女化、雅化的道具，自然